



◆ 以正史为经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两晋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以正史为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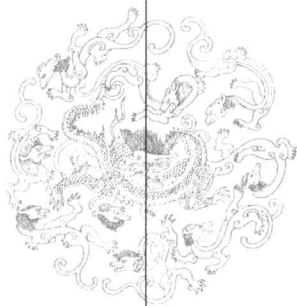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两晋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晋演义 / 蔡东藩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蔡东藩历史演义)

ISBN 978-7-204-09807-1

I. 两…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733 号

蔡东藩历史演义

两晋演义

蔡东藩 著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7-1/I·2094

定 价 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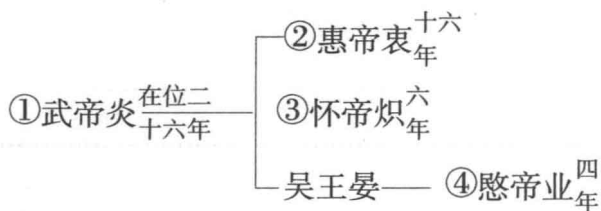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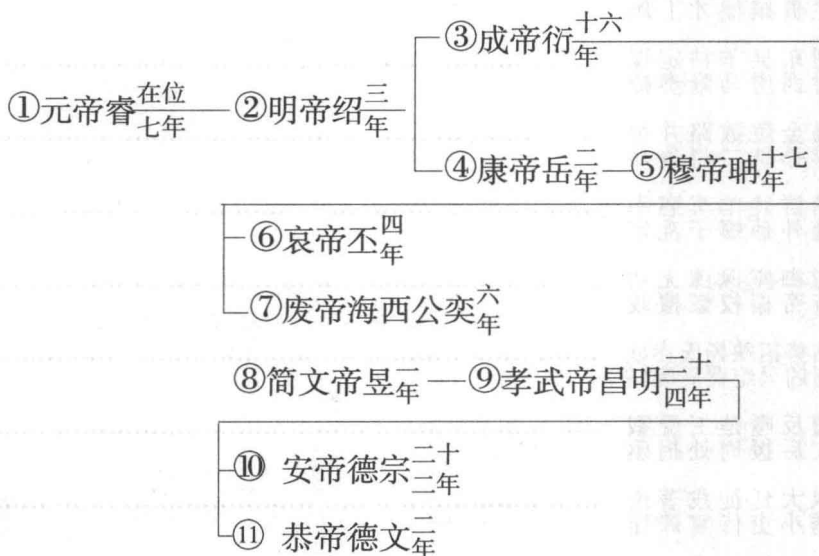
两晋世系图

按晋武帝为司马懿孙,元帝则为司马懿曾孙,祖伯父觐,皆为琅琊王。相传觐妃夏后氏与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故有牛代马后之谣,特附录之。

西晋



东晋



西晋传三世,凡四主,计五十二年。东晋传四世,凡十一主,计一百零四年,两共计一百五十六年(《晋书》载西晋五十四年,东晋一百零二年,此为怀愍失国后之二年,晋廷无主,仍用怀愍年号。今读史家言,谓宜并入东晋,颇有至理,故从之)。

蔡東藩歷史演義·兩晉演義

目 錄

自 序	1
第一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2
第二回 堕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	6
第三回 杨皇后枕膝留言 左贵嫔搃才上颂	9
第四回 图东吴羊祜定谋 讨西虜马隆奏捷	12
第五回 捣金陵数路并举 俘孙皓二将争功	15
第六回 纳群娃羊车恣幸 继外孙螟子乱宗	19
第七回 指御座讽諫无功 侍帝榻权豪擅政	22
第八回 怙势招殃杨氏赤族 逞凶灭纪贾后废姑	25
第九回 遭反噬楚王受戮 失后援周处捐躯	28
第十回 讽大廷徙戎著论 诱小吏侍宴肆淫	31
第十一回 草逆书醉酒逼储君 传伪敕称兵废悍后	35
第十二回 坠名楼名姝殉难 夺御玺御驾被迁	38
第十三回 迎惠帝反正除奸 杀王豹擅权拒諫	42
第十四回 操同室戈齐王毕命 中诈降计李特败亡	46
第十五回 讨逆蛮力平荆土 拒君命冤杀陆机	49

第十六回	刘刺史抗忠尽节 皇太弟挟驾还都	53
第十七回	刘渊拥众称汉王 张方恃强劫惠帝	56
第十八回	作盟主东海起兵 诛恶贼河间失势	59
第十九回	伪都督败回江左 呆皇帝暴毙宫中	63
第二十回	战阳平苟晞破贼垒 佐琅琊王导集名流	66
第二十一回	北宫纯力破群盗 太傅越擅杀诸臣	69
第二十二回	乘内乱刘聪据国 借外援猗卢受封	73
第二十三回	倾国出师权相毕命 覆巢同尽太尉知非	76
第二十四回	执天子洛中遭巨劫 起义旅关右逐亲王	80
第二十五回	贻书归母难化狼心 行酒为奴终遭鸩毒	83
第二十六回	诏江东愍帝征兵 援灵武麹允破虏	86
第二十七回	拘王浚羯胡吞蓟北 毙赵染晋相保关中	90
第二十八回	汉刘后进表救忠臣 晋陶侃合军破乱贼	94
第二十九回	小儿女突围求救 大皇帝衔璧投降	97
第三十回	牧守联盟奉笺劝进 君臣屈辱蒙难丧生	101
第三十一回	晋王睿称尊嗣统 汉主聪见鬼亡身	105
第三十二回	诛逆登基羊后专宠 乘衅独立石勒称王	109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受擒失河朔 王处仲抗表叛江南	112
第三十四回	镇湘中譙王举义 失石头元帝惊心	115
第三十五回	逆贼横行廷臣受戮 皇灵失驭嗣子承宗	118
第三十六回	扶钱凤即席用谋 遣王含出兵犯顺	121
第三十七回	平大愍群臣进爵 立幼主太后临朝	124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变 入内廷苏峻纵凶	128
第三十九回	温峤推诚迎陶侃 毛宝负剑救桓宣	131
第四十回	泉首逆戡乱成功 宥元舅顾亲屈法	135
第四十一回	察铃音异僧献技 失军律醉汉遭擒	138
第四十二回	并前赵石勒称尊 防中山徐遐泣谏	142
第四十三回	背顾命驎子毁室 凜梦兆狐首归邸	145
第四十四回	尽愚孝适貽蜀乱 保遗孤终立代王	148
第四十五回	杀妻孥赵主寡恩 协君臣燕都却敌	152
第四十六回	议北伐蔡谟抗谏 篡西蜀李寿改元	155
第四十七回	钱刘翔晋臣受责 逐高钊燕主逞威	159
第四十八回	斩敌将进灭宇文部 违朝议徙镇襄阳城	162
第四十九回	擢桓温移督荆梁 降李势荡平巴蜀	166
第五十回	选将得人凉州破敌 筑宫渔色石氏宣淫	169
第五十一回	诛逆子纵火焚尸 责病主抗颜极谏	173
第五十二回	乘羯乱进攻反失利 弑赵主易位又遭囚	176
第五十三回	养子复宗冉闵复姓 孱主授首石氏垂亡	179
第五十四回	却桓温晋相貽书 灭冉魏燕王僭号	183
第五十五回	拒忠言殷浩丧师 射敌帅桓温得胜	186
第五十六回	逞刑戮苻生纵虐 盗淫威张祚杀身	190
第五十七回	具使才说下凉州 满恶贯变生秦阙	193
第五十八回	围广固慕容恪善谋 战东河诸葛攸败绩	196
第五十九回	谢安石应征变节 张天锡乘乱弑君	200

第六十回	失洛阳沈劲死义 阻石门桓温退师	204
第六十一回	慕容垂避祸奔秦 王景略统兵入洛	207
第六十二回	略燕地连摧敌将 拔邺城追掳虜王	211
第六十三回	海西公遭诬被废 昆仑婢产子承基	214
第六十四回	谒崇陵桓温见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218
第六十五回	失姑臧凉主作降虜 守襄阳朱母筑斜城	222
第六十六回	救孤城谢玄却秦军 违众议苻坚窥晋室	225
第六十七回	山墅赌弈寇来不惊 淝水交锋兵多易败	229
第六十八回	结丁零再兴燕祚 索邺城申表秦廷	232
第六十九回	据渭北后秦独立 入阿房西燕称尊	235
第七十回	堕虜谋晋将逾绝涧 应童谣秦主缢新城	239
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吕光还兵 依逆谋段随弑主	242
第七十二回	谋刺未成秦后死节 失营被获毛氏捐躯	246
第七十三回	拓跋珪创兴后魏 慕容垂讨灭丁零	249
第七十四回	智姚萇旋师惊噩梦 勇翟瑒斩将扫虜宗	253
第七十五回	失都城西燕被灭 压山寨北魏争雄	256
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尽 弟陵兄晋道子专权	259
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张贵人逞凶弑孝武	263
第七十八回	迫诛奸称戈犯北阙 僭称尊遣将伐西秦	266
第七十九回	吕氏肆虐凉土分崩 燕祚寝衰魏兵深入	269
第八十回	拓跋珪转败为胜 慕容宝因怯出奔	273
第八十一回	攻旧都逆子忘天理 陷中山娇女作人奴	276

第八十二回	通叛党兰汗弑君 诛贼臣燕宗复国	279
第八十三回	再发难王恭受戮 好惑人孙泰伏诛	282
第八十四回	戕内史独全谢妇 杀太守复陷会稽	286
第八十五回	失荆州参军殉主 弃苑川乾归逃生	289
第八十六回	受逆报吕纂被戕 据偏隅李嵩独立	292
第八十七回	扫残孽南燕定都 立奸叔东官失位	295
第八十八回	吕隆累败降秦室 刘裕屡胜走孙恩	299
第八十九回	覆全军元显受诛 夺大位桓玄行逆	302
第九十回	贤孟妇助夫举义 勇刘军败贼入都	305
第九十一回	截江洲冯迁诛逆首 陷成都譙纵害疆臣	308
第九十二回	贪女色吞针欺僧侣 戕妇翁拥众号天主	311
第九十三回	葬爱妻遇变丧身位 立犹子临终传位	315
第九十四回	得使才接眷还都 失兵机纵敌入险	318
第九十五回	覆孤城慕容超亡国 诛逆贼冯文起开基	321
第九十六回	何无忌战死豫章口 刘寄奴固守石头城	324
第九十七回	甯南交卢循毙命 平西蜀譙纵伏辜	328
第九十八回	南凉王愍致亡难 西秦后败谋殉难	331
第九十九回	入荆州驱除异党 夺长安翦灭后秦	335
第一百回	招寇乱秦关再失 迫禅位晋祚永终	339

自序

《晋书》百三十卷，相传为唐臣房乔等所撰，盖采集晋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北魏崔鸿所著之《十六国春秋》等书，会而通之，以成此书。独宣、武二帝纪，与陆机、王羲之传论，出自唐太宗手笔，故概以“御撰”称之，义在尊王，无足怪也。后书评论《晋书》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之通鉴》、《紫阳纲目》叙述晋事，书法与《晋书》相出入者亦不胜举焉。愚谓当今之时，以古为鉴，不必问其史笔之得失，但当察其史事之变迁。两晋之史事繁矣，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已更仆难详。宫闱之祸，启自武元；藩王之祸，肇自汝南；胡虏之祸，发自元海。卒致铜驼荆棘，蒿目苍凉；鳖坠三山，鲸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王敦也，苏峻也，陈敏、杜弢、祖约也，孙恩、卢循、徐道复也，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二赵也，三秦也，四燕、五凉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不有内讧，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鹬相争，而不授渔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扶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惟书成仓猝，不免洼误，匡我未逮，是所望于阅者诸君。中华民国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东帆（藩）自叙于临江寄庐。

华夷混杂，宇宙腥膻，这是我国历史上向称为可悲可痛的乱事。其实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如果元首清明，统御有方，再经文武将相及州郡牧守个个是贤能廉察，称职无惭，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于顶，笔大如椽。）无如我国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闯入；又因圣帝明王寥寥无几，护国乏良将相，殖民乏贤牧守，仅仅局守本部还是治多乱少；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专把“华夷大防”牢记心中，一些儿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溃，中国是有乱无治，从此没有干净土了。看官，试搜览古史，何朝不注重边防？何代能尽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进步，闹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备御不周呢？还是别有何故呢？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云：“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别具只眼。）

小子尝欲将这种臆见舒展出来，好待看官公决是非，但又虑事无左证，徒把五千年来的故事笼统地说了一番。看官或且谓我为空谈，甚至以汉奸相待，这岂不是多言招尤么？近日笔墨少闲，聊寻证据，可巧案左有一部《晋书》，乃是唐太宗汇集、词臣撰录成书，共得一百三十卷。当下顺手一翻，看了一篇《序言》，是总说五胡十六国的祸乱，因猛然触起心绪，想到外祸最烈，无过晋朝，晋自武帝奄有中原，仅阅一传，便已外患迭起，当时大臣防变未然，或说是罢兵为害，（山涛。）或说是徙戎宜早，（郭钦、江统。）言谆谆，听藐藐，遂致后来外祸无穷，由后思前，无人不为叹惜。哪知牝鸡不鸣，群雄自息；八王不乱，五胡何来？并且貂蝉满座，麈尾挥尘，大都巍巍巍巍，庸庸碌碌，没有一个文经武纬，没有一个坐言起行。看官试想，这种败常乱俗的时局难道尚能支持过去么？假使兵不罢，戎早徙，亦岂果能慎守边疆，严杜狡寇么？到了神州陆沉，铜驼荆棘，两主被虏，行酒狎庭，无非是内政不纲，所以致此。既而牛传马后，血统变迁，阳仍旧名，阴实易姓，王、马共天下，依然是乱臣贼子，内江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单剩得江表六州，（扬、荆、江、湘、交、广。）尚且朝不保暮，还有什么余力要想规复中原呢？幸亏有几个智士谋臣力持危局：淝水一役，大破苻秦，半壁江山侥幸保全；那大河南北、长江上游仍被杂胡占据，虽是倏起倏衰，终属楚失楚得，就中非无一二华族夺得片土，与夷人争衡西北，（张实据凉州，李嵩据酒泉，冯跋据中山。）究竟势力甚微，无关大局；且仇视晋室，仍似敌国一般。东晋君臣稍胜即骄，由骄生惰，毫无起色；于是篡夺相寻，祸乱踵起，不能安内，怎能对外？大好中原反被拓跋氏逐渐并吞，成一强国，结果是枭雄柄政，窥窃神器，把东晋所有的区宇，也不费一兵，占夺了去。咳！东、西两晋看似与外患相终始，究竟自成鹬蚌，才有渔翁。西晋尚且如此，东晋更不必说了。有人谓司马篡魏，故后嗣亦为刘裕所篡。这是从因果上着想，应有此说；但添此一番议论，更见得晋室覆亡，并非全是外患所致。伦常乖舛，骨肉寻仇，是为亡国第一的祸胎；信义沦亡，豪权互阅，是为亡国的第二祸胎。外人不过乘间抵隙，可进则进，既见我中国危乱相寻，乐得趁此下手，分尝一膻。华民虽众，无拳无勇，怎能拦得住胡马，杀得过番兵？眼见得男为人奴，女为人妾，同做那夷虏的仆隶了。（伤心人别有怀抱。）自古到今，大抵皆然。不但两晋时代遭此变乱，只是内外交迫，两晋也达到极点。为惩前毖后起见，正好将两晋史事作为榜样，奈何后人不察，还要争权夺利，扰扰不休？恐怕四面列

强同时入室,比那五胡十六国更闹得一塌糊涂,那时国也亡,家也亡,无论豪族、平民统去做外人的砧上鱼,刀上肉,无从幸免,乃徒怨及外人厉害。试问外人肯受此恶名吗?(论过去兼及未来,真是眼光四射。)

话休叙烦,且把那两晋兴亡逐节演述,作为未来的殷鉴。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援笔写来。

晋自司马懿起家河内,曾在汉丞相曹操麾下充当掾吏,及曹丕篡汉,出握兵权,与吴、蜀相持有年,迭著战绩。懿死后,长子师嗣,后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都督中外各军,废魏主曹芳及芳后张氏,权焰逼人。未几师复病死,弟昭得承兄职,比乃兄还要跋扈,居然服袞冕,着赤舄。魏主曹髦忍耐不住,尝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即召召殿中宿尉及苍头、官僮等作为前驱,自己亦拔剑升辇,在后督领,亲往讨昭,才行至南阙下,正撞着一个中护军,面目狰狞,须眉似戟,手下有二三百人,竟来挡住乘舆。这人为谁?就是平阳人贾充。(特别提出,不肯放过贼臣,且为该女乱晋张本。)魏主髦喝令退去,充非但不从,反与卫士交锋起来,约莫有一两个时辰。充寡不敌众,将要败却,适太子舍人成济也带兵趋入,成济乃抽戈直前,突犯车驾。魏主髦猝不及防,竟被他手起戈落,刺毙车中。(兄废主,弟弑主,一个凶过一个。)余众当然逃散。

司马昭闻变入殿,召群臣会议后事。尚书仆射陈泰流涕语昭道:“现在惟亟诛贾充,尚可少谢天下。”看官,你想贾充是司马氏功狗,怎肯加诛?当下想就了张冠李戴的狡计,嫁祸成济,把他推出斩首,还要夷他三族。(助力者其视诸!)一面令长子中抚军炎,迎入常道乡公曹璜,继承魏祚。璜改名为奂,年仅十五,一切国政统归司马昭办理。昭复部署兵马,遣击蜀汉。骁将邓艾、钟会两路分进,蜀将望风溃败,好容易攻入成都,收降蜀汉主刘禅。昭引为己功,进位相国,加封晋公,受九锡殊礼。俄而进爵为王,又俄而授炎为副相国,立为晋世子。正拟安排篡魏,偏偏二竖为灾,缠绕昭身,不到数日,病人膏肓,一命呜呼。世子炎得袭父爵,才过两月,即由司马家臣奉书劝进,胁魏受禅。魏主奂早若赘疣,至此只好推位让国,生死唯命。司马炎定期即位,设坛南郊。时已冬暮,雨雪盈涂,炎却遵吉称尊,服袞冕,备卤簿,安安稳稳地坐了法驾,由文武百官拥至郊外,燔柴告天。炎下车行礼,叩拜穹苍,当令祝祝官朗声宣道:

皇帝臣司马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天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指曹操。)拨乱济时,辅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顺。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紘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僉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辰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

祝文读毕,祭礼告终。司马炎还就洛阳宫,御太极前殿,受王公大臣谒贺。这班王公大臣无非是曹魏旧日,昨日臣魏,今日臣晋,一些儿不以为怪,反且欣然舞蹈,曲媚新朝。(攀龙附凤,何代不然?)随即颁发诏旨,大赦天下,国号“晋”,改元泰始。封魏主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徙居邙宫。奂不敢逗留,没奈何上殿辞行,含泪而去。朝中也无人饯送,只太傅司马孚拜别故主,歔歔流涕道:“臣已年老,不能有为。但他日身死,尚好算做大魏纯臣哩!”看官道孚为何人?乃是司马懿次弟,即新主司马炎的叔祖父,官至太傅,生平尝洁身远害,不预朝政,所以司马受禅,独孚未曾赞成。但年已八十有余,筋力就衰,不能自振,只好自尽臣礼,表明心迹,这也不愧为庸中佼佼了。

过了一日,诏遣太仆刘原往告太庙,追尊皇祖懿为宣皇帝,皇伯考师为景皇帝,皇考昭为文



皇帝，祖母张氏为宣穆皇后，母王氏为皇太后。相传王太后幼即敏慧，过目成诵，及长，能孝事父母，深得亲心。既适司马氏，相夫有道，料事屡中；后来生了五子，长即司马炎，次名攸，又次名兆，又次名定国、广德。兆与定国、广德三人均皆早夭，惟炎、攸尚存。炎字安世，姿表过人，发长委地，手垂过膝，时人已知非常相。攸字大猷，早岁岐嶷，成童后饱阅经籍，雅善属文，才名籍籍，出乃兄右，司马昭格外钟爱。因兄师无后，令攸过继，及议立世子，竟遂属攸。左长史山涛劝阻。贾充已进爵列侯，亦劝昭不宜违礼；还有司徒何曾、尚书令裴秀又同声附和，请立嫡长，因此炎得为世子。炎篡位时，正值壮年，春秋鼎盛，大有可为，初政却是清明，率下以俭，驭众以宽。有司奏称御牛丝鞮，已致朽敝，不堪再用。有诏令用麻代丝。高阳人许允为司马昭所杀，允子奇颇有才思，仍诏为太常丞，寻且擢为祠部郎。海内苍生，讴歌盛德，哪一个不望升平？但天下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主炎正坐此弊，所以典午家风，（午肖马，典者司也，故旧称司马为典午。）不久即坠呢！这事备详后文，看官顺次细阅，自见分晓。惟晋主炎的庙号，叫做“武帝”，小子沿着史例，便称他为“晋武帝”。

且说晋武帝已经篡魏，复力惩魏弊，壹意更新。他想魏氏摧残骨肉，因致孤立，到了禅位时候，竟无人出来抗衡，平白地让给江山。自己虽侥幸得国，若使子子孙孙也象曹魏时孤立无援，岂不要仍循覆轍么？于是思患预防，大封宗室，授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干，（司马懿第三子。）为平原王，亮（懿第四子。）为扶风王，伷（懿第五子。）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懿第六子京早卒。骏为第七子。）彤（懿第八子。）为梁王，伦（懿第九子。）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鉴与机为晋武异母弟。）还有从伯叔父及从父兄弟亦俱封王爵，列作屏藩。（名称不详，因无关后来治乱，所以从略。上文如亮如伦，为八王之二，故例须并举。）进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騫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兼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兼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兼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兼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此外，文武百僚各加官进爵有差。

转瞬间已过残腊，便是泰始二年，元旦受朝，不消细说。有司请建立七庙，武帝恐劳民伤财，不忍徭役，但将魏庙神主徙置别室，即就魏庙作为太庙，所有魏氏诸王皆降封为侯。旋册立王妃杨氏为皇后。杨氏为弘农郡人，名艳，字琼芝，父名文宗，曾仕魏为通事郎，母赵氏产女身亡，女寄乳舅家，赖舅母抚育成人，生得姿容美丽，秀外慧中。相士尝说她后当大贵，司马昭乃纳为子妇，伉俪甚谐。（昭纳杨女为媳，明明是有心篡国。）及得立为后，追怀舅氏旧恩，请敕封舅氏赵俊夫妇，武帝自然依议。俊兄赵虞，也得授官。虞有一女，芳名是一“粲”字，颇有三分姿色，杨后召她入宫，镇日里留住左右；就是武帝退朝，与后叙谈，粲亦未尝回避，有时却与武帝调情。杨后玉成人美，遂劝武帝纳作嫔嬙，赐号“夫人”。武帝还道杨后大度，毫不妒忌，哪知杨后正要这中表姊妹，来做帮手，一切布置，仿佛与美人计相似，武帝为色所迷，怎能窥破杨后的私衷呢？（这也是杨后特别作用，与普通妇人不同。）

杨后初生一男，取名为轨，二岁即殇；嗣复生了二子，长名衷，次名东，衷顽钝如豕，年至七八岁，尚不能识之无，虽经师傅再三教导，也是旋记旋忘。武帝尝谓此儿不肖，未堪承嗣。偏杨后钟爱顽儿，屡把立嫡以长的古训面语武帝，惹得武帝满腹狐疑，勉强延宕了一年。衷已年至九岁了，杨后常欲立衷为太子，随时絮聒；又经赵夫人从旁帮忙，只说“衷年尚幼冲，怪不得他童心未化。将来大器晚成，何至不能承统？今主上即位二年，尚未立储，似与国本关系，未免欠缺，应速立衷为嗣”云云。从来妇人私语最易动听，况经一妻一妾此倡彼和，就使铁石心肠也被销熔。况晋武帝牵情帷帘，无从摆脱，怎能不为它所误，变易成心？泰始三年正月，竟立衷为皇太子。（祸本成

了。)内外官僚,哪个来管司马家事?且衷为嫡长,名义甚正,更令人无从置喙。大众不过依例称贺,乐得做个好好先生,静观成败罢了。

是年特下征书,起蜀汉郎官李密为太子洗马。密父虔早歿,母何氏改醮,单靠祖母刘氏抚养,因得长成。是时刘氏年近百岁,起居服食,统由密一人侍奉。密乃上表陈情,愿乞终养。表文说得非常恳切,一经呈入,连武帝也为动情,待至刘氏服闋,仍复征为洗马,不久即出为守令,免官归田,考终原籍。(随手了结,免致阅者疑问。)

泰始四年,皇太后王氏崩。武帝居丧,一遵古礼,迨丧葬既毕,还是缙临朝。先是武帝遭父丧时,援照魏制,三日除服,但尚素冠蔬食,终守三年。至是改魏为晋,法由己出,因欲仿行古制,持三年服;偏百官固请释缙,乃姑允通融,朝服从吉,常服从凶,直到三年以后,才一律改除。(不没晋武孝思,惟不能力持古礼,尚留遗憾。)事有凑巧,晋室方遭大丧,那孝子王祥亦老病告终。祥系琅琊人氏,早年失恃,继母朱氏,待祥颇虐。“卧冰求鲤”的典故,便是王祥一生的盛名。后仕魏至太尉,封睢陵侯;武帝即位,迁官太保,进爵为公。(见上文。)祥以年老乞休,一再不已,乃听以睢陵公就第,禄赐如前。已而病歿,赠赉甚优,予谥曰“元”。祥弟名览,为朱氏所出,屡谏母护兄,孝友恭恪,与祥齐名,后来亦官至光禄大夫。门施五马,代毓名贤,这岂不是善有善报么?(叙祥及览,连类并书。)

且说晋武帝新遭母丧,无心外事,但将内政稍稍整顿,已是兆民乐业,四境蒙庥。过了年余,方欲东向图吴,特任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出督荊州军事。祜坐镇襄阳,日务屯垦,缮备军实,意者待时而动,不愿与吴急切启衅,故在军中常轻裘缓带,有儒雅风。武帝亦特加宠信,听他所为。不意雍、凉交界忽出了一个外寇,叫做秃发树机能。这树机能系出鲜卑,为秦、汉时东胡遗裔,散居塞北鲜卑山,因即沿称为“鲜卑种”。鲜卑酋匹孤,集得部众千人,从塞北入居河西。妻相掖氏方孕,延至足月,陡欲分娩,不及起床坐蓐,竟在被中产出一儿,鲜卑人呼被为“秃发”,乃以“秃发”两字为婴儿姓氏,取名“寿阆”。寿阆年长,嗣父遗业,却也没甚奇异,不过部众日繁,约得数千人。寿阆子就是树机能,骁果多谋,集众数万,出没雍、凉;当邓艾破蜀时,上表乞降,遂任他居住。偏偏养痍貽患,到了泰始六年,居然造起反来,是为胡人蠢动的第一声。(提要钩元。)小子有诗叹道:

豺狼生性本猖狂,聚众咆哮敢肆殃。

不信晋朝开国日,已闻叛贼树西方。

欲知树机能造反后事,容待下回叙明。

本回开宗明义,揭出西晋外患由内乱而起,确是探原之论,并足援古证今,为未来之龟鉴。可



见作者别具苦心，特借史事以讽世，冀免沦胥之苦，非好为是浪费笔墨也。魏、蜀之亡，应详见《后汉演义》中，故从简略，独提出贾充之助逆，作一伏案。盖佐晋开国者贾氏，误晋乱国者亦贾氏。所关甚大，不容忽视。及晋主炎篡位以后，封宗室，立杨后，俱属振领提纲之笔，至册皇子衷为太子，事出晋主之误信妇人，帷帝之言，十有九败，何辨之不早辨也？至若晋武之终丧及李密、王祥之尽孝，均随事叙入，惩恶而劝善，其犹有良史之遗风欤。

两晋演义

第二回

【堕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

却说树机能拥众造反，气焰甚盛，雍、凉边境多被劫掠，十室九空。晋武帝本恐杂胡作乱，尝从雍、凉二州故土析置秦州，并遣胡烈为秦州刺史，令他屯兵镇守，严防胡人。胡烈莅任甫及一年，树机能便即蠢动。烈当然督兵往讨，与树机能对垒争锋。树机能确是乖巧，先用老弱残众出来诱敌，略经交战，马上遁去。烈三战三胜，便藐视树机能。树机能乃自来挑战，待烈出营，即麾众倒退。烈追赶一程，树机能退走一程，至烈欲收军回来，他又拨转马头，作进逼状。好几次相持不舍，激得胡烈性起，向前直追，约行数十里，见前面都是乱山深箐，险恶得很。树机能部下统向山谷中跑入，杳无人影。烈未免惶惑，且未知此处地名，只好勒兵不进。谁知山冈上一声胡哨，竟张起一面叛旗，旗下立着一个番酋，戟手南指，口中嘍嘍不休，大约是辱骂晋军。（无非诱敌。）烈又忍耐不住，策马当先，驰入山中。霎时间叛胡四起，把晋军截作数段。烈冲突不出，身受数创，创重身亡，部下军士大半陷没，逃归的不过数人。看官听着，这地方叫作“万斛堆”，山上立着的番酋就是秃发树机能。树机能既诱杀胡烈，势益猖獗，西陲大震。

扶风王司马亮，方都督雍凉军事，急遣将军刘旗往援。旗闻胡烈败没，不敢进击，但在中道逗留。那寇警日甚一日，连洛都中亦屡有急报，上下震惊。武帝乃传诏责亮，贬亮为车骑将军，并飭亮执送刘旗，处以死刑。亮复称：“节度无方，咎在臣亮，乞免刘旗死罪。”武帝更下诏道：“若罪不在旗，当有他属。”因将亮免官召归，另简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秦州军事，出讨树机能；更命前河南尹杜预为秦州刺史，兼轻车将军。预与鉴素有宿嫌，鉴欲借此陷预，遂令预孤军出战，不得延期。预知鉴有意为难，复书辩驳，大致说是“胡马方肥，势又甚盛，不可轻敌。且官军远行乏粮，更难久持，宜并力运足刍米，待至来春大进，方可平虏”等语。鉴得书大怒，即劾预张皇寇势，挠阻士心。有诏遣御史至秦州，囚预入都，械付廷尉。亏得预为皇室懿亲，曾尚帝姑高陆公主，内线一通，便有人出来解免，（想总不外杨后等人。）援照议亲减罪故例，准他图功自赎。预才得出狱，还归私宅。那石鉴一再发兵，统被树机能击退，日久无功。（怯忌如是，怎能有成？）到了泰始七年，树机能且与北地叛胡互相连结，进围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复为所杀。从前高平公陈骞尝言：“胡烈、牵弘有勇无谋，不堪重任。”武帝以为讳言，及二将先后阵亡，方悔不用骞议，但已是无及了。

于是趁着秋猕时候，再简将帅，特任鲁公兼车骑将军贾充，都督秦、凉二州军事。这诏一下，累得贾充日夕徬徨，不知所措。他本来没甚韬略，徒靠着谄媚逢迎伎俩，得列元勋，看官阅过上文，应知他有两大功劳：第一着是与弑魏主，第二着是劝立冢子。嗣是邀殊宠，位上公，蟠踞朝堂，党同伐异。太尉临淮公荀顗、侍中荀勖、越骑校尉冯紞皆与充友善，朋比为奸；独侍中任顗、中书

令庾纯，刚直守正，不肯附充。充长女荃又为齐王攸妃，顗等恐他威焰日加，必为后患；可巧武帝择将西征，遂入内密陈，请命充都督秦、凉。武帝竟允所请，骤然颁下诏书，迅雷不及掩耳，几令充莫名其妙；及仔细聆听，方知由任顗等所荐举，外示推崇，实是排斥，不由得悒悒异常，但又无法推辞，只好托词募兵，迁延数月；到了寒信迭催，不便再挨，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百僚往饯夕阳亭，筵席相待，酒至半酣，充离座更衣，荀勖亦起身随入，两人得一处密谈。待至日暮兴阑，彼此方才告别。充徐徐就道，每日不过行了数里，老天有意做人美，竟连宵降雪，变成一个粉妆玉琢的世界，千山皆白，飞鸟不通，何况这远行军士呢？充即遣使飞奏，说是雨雪载涂，难以行道，惟有待晴再往一法。果然皇恩浩荡，曲体军心，便令充折回都门，缓日起程。充喜如所期，匆匆还都。时来福凑，皇太子结婚问题竟被充运动到手，得将三女许字青宫，这正是一大喜事，差不多似锦上添花。

原来太子衷年已十二，武帝欲为他择配，拟纳卫瓘女为太子妃。充妻郭槐，早思将己女许配太子，暗地里网纳官人，托她们向杨后处说合。妇人家耳朵最软，屡经左右提及贾女，说她如何有德，如何有才，不由得艳羡起来，便乘武帝入宫时劝纳贾女为冢妇。武帝摇首道：“不可，不可。”杨后道：“闻贾女颇有才德，陛下不应固执成见，坐失佳妇。”武帝仍然不答。瓘即接口道：“还是贾氏三女，已十有四龄，貌虽未及幼女，才德比幼女为优。女子尚德不尚色，还请圣裁！”（好一个有德女子，请看将来。）武帝道：“既如此说，不如叫贾氏三女入配吾儿。”瓘等闻言，便离席拜贺。（媒人做成了；我且当为媒人贺喜。）武帝也有喜色，再令勖等人席，续饮数巡，方撤席而散。是日充正还都，荀勖等一出殿门，便欢天喜地跑往贾府称贺去了。

小子走笔至此，更不得不将贾充二妻详叙一番。充本娶魏中书令李丰女为妇，颇有才行，生下二女，长名荃，便是齐王攸妃。次名浚，亦得适名门。李丰前为司马师所杀，充妻李氏亦坐父罪被戍，与充诀别，自往戍所。充不耐鰥居，更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叫做郭槐。槐性妒悍，为充所惮。晋武践阼，颁诏大赦，李氏蒙恩释归，留居母家。武帝方感贾充旧惠，（即对司马昭固请立长之功。）特别隆宠，命得置左、右夫人。充母柳氏亦嘱充迎还故妇。充素畏闾威，未便逆命，只好委曲答诏，托言：“臣无大功，不敢当两夫人盛礼。”武帝还道他谦卑自牧，哪知是河东狮吼，从中作梗哩！（俗称惧内多富，充之富贵，想即出此。）已而长女荃得为齐王攸妃，复欲替母设法，令得迎还。充终畏郭槐，但筑室居李，未尝往来。荃至充前，吁请一往，充仍不许；及充奉命西行，荃复与妹浚同往劝充，求充会母，甚至叩头流血，尚不见允。郭槐却妒上加妒，定欲将己女入配东宫，与荃比势。她有二女，长名南风，幼名午。南风矮胖不文，午虽短小，尚有姣容。此次与太子为配，正是矮而且胖的贾南风。贾充闻武帝俯允婚事，自然笑逐颜开，对着荀勖等人称谢不置。还有屏后探信的郭槐，得着这个好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愉快莫名，自是备办奁具，无日不忙。充亦几无暇晷，把西征事搁在脑后，就是武帝也并不问及。至年暮下诏，仍令充复居原职，两老二小，团圞过年，快意更可知了。

泰始八年二月，为太子衷纳妃佳期。坤宅是相府豪门，纷华靡丽，不消细说，只忙煞了一班官僚，既要两边贺喜，又要双方襄礼。结果是蠢儿、丑女联合成双，也好算是无独有偶，天赐良缘了。（调侃得妙。）武帝见新妇面目果如所料，心中不免懊悔，好在两口儿很是亲热，并无忤言，也乐得假痴假聋，随他过去罢了。惟郭槐因女人东宫，非常贵显，因欲往省李氏，自逞威风。充从旁劝阻。郭槐令左右备了全副仪仗，自坐凤舆，呼拥而去。行至李氏新室，李氏不慌不忙，便服出迎。槐见她举止端详，容仪秀雅，不由得悚然起敬，竟至屈膝下拜。李氏亦从容答礼，引入正厅，谈吐间不亢不卑，转令郭槐自惭形秽，局促不堪；（多去献丑。）勉强坐了片刻，便即告辞。李氏亦不愿挽留，由她自归。她默思李氏多才，果如充言；倘充或一往，必被李氏羁住，因此防闲益密，每遇充



出，必使亲人随着，隐为监督。傍晚必迫充使归，充无不如命，比王言还要敬奉。堂堂宰相，受制一妇，乃真是可愧可恨哩！（回应荀勖语，悚人心骨。）充母柳氏素尚节义，前闻成济弑主，尚未知充为主使，因屡骂成济不忠，家人俱为窃笑。充益讳莫如深，不敢使母闻知。会柳母老病不起，瞑目长逝。充料理母丧，仍不许李氏送葬，且终身不复见李氏。长女荃抑郁成疾，也即病终。（不忠、不孝、不义、不慈，充兼而有之。）还有一件贾府的丑史，小子也连类叙下，免得断断续续，迷眩人目。自贾女得为太子妃，充位兼助威，复进官司空尚书令，领兵如故。当时有一南阳人韩寿，为魏司徒韩暨曾孙，系出华胄，年少风流，才如曹子建，貌似郑子都，乘时干进，投谒相门。贾充召令人见，果然是翩翩公子，丰采过人；及考察才学，更觉得应对如流，言皆称意。充大加叹赏，便令他为司空掾，所有相府文牒多出寿手，果然文成倚马，技擅雕龙。相国重才，格外信任，每宴宾僚，必令寿与席，充作招待员。寿初入幕尚有三分拘束，后来已得主欢，逐渐放胆，往往借酒鸣才，高谈雄辩，座中佳客无不倾情。好容易物换星移，大小宴不下数十次，为了他议论风生，遂引出一位绣阁娇娃前来窃听。一日，宾朋满座，寿仍列席，酒酣兴至，又把这饱学少年倾吐了许多积愆，偏那屏后的锦帷无风屡动，隐约逗露娇容，好似芍药笼烟，半明半灭。韩寿目光如炬，也觉帷中有人偷视，大约总是相府婢妾，不屑留神。谁知求凰无意，引凤有心。帷间的娇女儿，看这韩寿丰采丽都，几把那一团芳魂被他勾摄了去；等到酒阑席散，尚是呆呆地站着一旁，经侍婢呼令入室，方才快快退回。既入房中，暗想：“世上有这般美男子，正是目未曾睹；若得与他结为鸳侣，庶不至辜负一生。”镇日里偃息在床，不思饮食，竟害成一种单思病了。（倒还是个娇羞女子。）

看官道此女为谁？就是上文说过的少女贾午。午自胞姊出嫁，闺中少了一个伴侣，已觉得无限寂寥；蹉跎蹉跎，过了一两年，已符乃姊出阁年龄。都下的公子王孙哪个不来求婚？怎奈贾充不察，偏以为只此娇儿，须要多留几年，靠她娱老。俗语说得好：“女大不中留。”贾午年虽尚稚，情窦已开，听得老父拒婚，已有一半儿不肯赞成；此次复瞧见韩寿，不由得惹动情魔，恹恹成病。贾充夫妇怎能知晓？总道她感冒风寒，日日延医调治。医官几番诊视，未始不察出病根，但又不便在贾充面前唐突出言，只好模模糊糊地拟下药方，使她煎饮。接连饮了数十剂，毫不见效，反觉得娇躯越怯，症候越深。（治相思无药饵。）充当然忧急，郭槐更焦灼万分，往往迁怒婢女，责她们服侍不周，致成此疾。其实婢女等多已窥透贾午病源，不过似哑子吃黄连，无从诉苦。就中有个侍婢为贾午心腹，便是前日与午问答、代为报名的女奴。她见午为此生病，早想替午设法，好做一个撮合山。但一恐贾午胆怯，未敢遽从；二恐贾充得闻，必加严谴。所以逐日延挨，竟逾旬月。及见午病势日增，精神亦愈觉恍惚，甚至梦中呓语，常唤“韩郎”。心病必须心药治，不得已冒险一行，潜至幕府中往见韩寿。寿生性聪明，夙闻有内婢求见，已料她来意蹊跷；当下引入密室，探问情由。来婢即据实相告，寿尚未有室，至此也惊喜交并，便嘱来婢返报，曲通殷勤。婢当即回语贾午，午也与韩寿情意相同，惊喜参半。婢更为午设谋，想出往来门径，令得两下私会。午为情所迷，一一依议，乃嘱婢暗通音好，厚相赠结，即以是夜为约会佳期。彼此已经订定，午始起床晚妆，待至安排妥当，已是更鼓催催，便悄悄地趺至后垣，屏急待着。到了柝声二下，尚无足音，禁不住心焦意乱，只眼巴巴地望着墙上。忽听得一声异响，即有一条黑影自墙而下；仔细一瞧，不是别物，正是日间相约的韩幕宾。婢即与握手引入，曲折至贾午房中。午正望眼将穿，隐几欲寐，待至绣户半开，昂头外望，先入的是知心慧婢，后入的便是可意郎君。至韩寿已趋近面前，方慢慢地立起身来，与他施礼。敛衽甫毕，四目相窥，统是情投意合。那婢女已出户自去，单剩得男女二人，你推我挽，并入欢帏。这一宵的恩爱缠绵，描摹不尽。最奇怪的是被底幽香，非兰非麝，另有一种沁人雅味。寿问明贾午，方知是由西域进贡的奇香，由武帝特赐贾充，午从乃父处乞来，藏至是夕，才取出试用。寿大为称赏。贾午道：“这也不难，君若明夕早来，我当赠君若干。”寿即应诺，待晓乃去。俟至黄